

第一章 盲目桃花

樊入義倚在窗邊，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看似正欣賞著窗外天水東支上的冰霜風貌，又像是陷入某種無奈的相思之中。

天水城一年四季皆有不同的面貌，初春降臨時，天水沿岸的桃花綻放似火，引人駐足；入夏後，各式祭典上場，男男女女最愛划著柳葉舟在天水上互覓佳侶；入秋時，中秋佳節慶團圓，木樨飄香千里；入冬後，由於雪雨不斷，較淺的東支會覆上一層薄薄的冰霜，那時沒有慶典更沒有船隻航行天水上，整座城顯得肅穆許多。

就像這倚窗的男人，笑臉桃花快要凋零了。

男人面如桃花，唇角的淡紋顯示他是個愛笑的人，然而此刻的他神情有些恍惚，思緒停留在當初掉入愛情的那一瞬間。

那是個夜晚，就在黑霧林的小木屋裡，看著她走到自己面前，那一瞬間他的心像是被狠狠一撞，眼睛再也移不開，身軀更情難自禁地微顫著，像是因為兩人相遇而激動著。

他知道，他戀愛了。

「大少，你把窗子推那麼開不冷嗎？」穿著青衣的掠陽拿著食盤走進房內，見狀，不禁一愣。

外頭正飛著雪雨，說冷不冷，可是窗子推那麼開，雪雨都打濕他的衣袍了。

「冷點好啊，可以讓我的腦袋冷靜冷靜，好好想些應對之策。」倚在窗邊的樊入義啟口，嗓音清朗悅耳。

掠陽一聽，不由得重重嘆了口氣。

遇到妖孽了……這話他是含在嘴裡，死也不敢說出口的。

畢竟他只是主子的貼侍，很多事他眼睛雪亮得很，卻不容許他說出口，可要是不說，難道真的眼睜睜看著主子繼續執迷不悟，落到萬劫不復的地步？

唉，他心裡很是糾結。

而這一切的源頭，都得要怪伏旭那個見不得光的煉丹師。

話說出雲王朝的風氣極為開放，唯獨對咒術師和煉丹師有偏見，原因就出在數十年前曾經發生過咒術師和煉丹師為了錢財咒殺人的事件，從此之後，天水城的百姓對這兩種人物都極度排斥。

直到一年多前，伏旭的咒術師師兄陰錯陽差救了現今的皇上之後，咒術師和煉丹師才不再像從前那般不被人所接受。

眼下糟糕的是，一次因緣際會下，主子遇見了伏旭，瞬間天雷勾動地火，一發不可收拾，他的桃花大少開始一連串的死纏爛打，一頭栽進了愛情裡。

更令人膽戰心驚的是，主子一口咬定伏旭是個姑娘家，不管眾人好說歹說，他不信就是不信。

這教他忍不住懷疑身為煉丹師的伏旭給他主子吃了什麼怪東西，才會導致主子直到現在還深陷其中不可自拔。

而且伏旭原本住在南城外那不見天日的黑霧林裡，後來因為他師兄的關係常常進城，也由於他是文府當家的好友，便應邀寄住在文府裡。

如此一來，便宜了也是文當家好友的主子，讓他更是有大把的藉口三天兩頭就往文府跑。

「掠陽，你說，我到底該怎麼做，她才會給我一點好臉色看？」好半晌，樊入義抬起染上哀怨的桃花臉。

「……來個欲擒故縱，大少意下如何？」掠陽皮笑肉不笑地道。

最好是到最後可以「縱虎歸山」，大夥皆大歡喜。

「不行，要是她真不理我的話，我就虧大了。」

掠陽翻了翻白眼，已經不太想理這個病人膏肓的主子，可他得告知一件正經事。「對了，夫人在找你。」

「那不成，我待會要出去。」樊入義想也不想地拒絕。

「大少要上哪？」

這狀況太古怪，大少和夫人母子情深，向來是夫人有事要找，大少絕對是二話不說地趕緊前往，如今竟要外出……難不成外頭有比夫人還要重要的事要他趕忙處理？

「伏旭今天要回黑霧林，我要送她回去。」想到心上人打算回黑霧林，他就覺得心情沉重。

雖說黑霧林就在城南外，說遠不遠、說近不近，卻是他很難踏進之處。不知道為什麼，他每踏進黑霧林就覺得渾身不舒服。

掠陽聽完，嘴角抽動著。

「一個大男人不需要護送吧！」他沒好氣地道。

他家主子對姑娘家完全是護花使者自居，禮數之足常常讓很多姑娘誤會，以為他對自己有意。沒想到這些招數竟然也一併使用在一個大男人身上，真的讓人很想嘆氣。

樊入義眯起清亮的桃花眼，好半晌才緩緩勾笑，那抹笑像是在輕嘆他有多麼的無知，竟有眼不識珍寶。

「你要這麼認為就這麼認為吧。」他無所謂地哼著。

這一年多來，跟他這麼說的人多到他已經數不清了。好友文府的當家文世濤是這麼說，嫂夫人亦是，而伏旭的師兄朔夜也言之鑿鑿。

他們真以為他瞎了嗎？

能教他心動的如此珍品，怎麼可能會是個男人？

毫無疑問的，伏旭一定是個女人，否則他怎麼會愛上她？

他在女人堆遊走多時，從沒遇過教他心動的，好不容易心動了，他怎麼可能錯過？

「可是他明明是個男人！」掠陽抱頭喊著。

老天啊！為什麼要這樣處罰他家主子？

主子雖然有點自戀，很享受眾星拱月的滋味，但也不能因為這小小的缺點就罰他家主子愛上個男人吧？

「唉，我原諒你眼睛不好。」樊入義搖頭輕嘆。

掠陽瞪大眼，他眼睛不好？他都能清楚地看見他家主子有幾根眼睫毛，他的眼睛會有問題？

有問題的到底是誰呀！

「放眼天水城，有哪個姑娘家長得像他那麼高大？又有哪個姑娘家可以不把大少看在眼裡的？」清醒啊，大少！

「就說你見識短淺，自然不知道鄰國也有長得高頭大馬的姑娘，說她高嘛，也不過是和我一般，也沒比我高，至於她看不上我……但她確確實實是我此生命定的娘子。」樊入義自然有他一套說法。他到現在都還記得第一次見到伏旭的場景，那時好友文世濤為了妻子卜希臨染上風邪一事硬要找伏旭這個煉丹師幫忙，他也跟去了。

原先以為煉丹師應該長得很邪氣或其貌不揚，哪裡知道和他想的差遠了，他樊入義最愛看美人，但從來沒有一個美人像伏旭一樣讓他看呆。

他當場眯起桃花眼，俊臉往左微斜，展現最迷人的角度邀請伏旭到悅來酒樓把酒言歡，可得到的只有一個「滾」字和無情的一踹。

但這反而激起了他的好勝心。

不是他自誇，爹娘給他一張好皮相，不管男男女女都對他十分青睞，少有人厭惡，託媒人上門提親的次數已經多到他數不清，代表他絕對是個極品。而伏旭看不上他，對他而言是他這一輩子最大的挑戰，教他更加篤定非要得到她不可。

掠陽聽得目瞪口呆，只覺得他家主子病得好嚴重……他都已經說得這麼白了，為什麼他還是聽不進去？

「好了，不跟你說了，我要出門了。」樊入義站起身，檀髮束環，一身象牙白的精繡交領錦袍襯托出他頎長的身形，臉上輕點的笑意猶如一道光芒，讓那張桃花臉更顯奪目。

見主子要走，掠陽趕忙阻止。「大少，夫人還在等你。」

「得了吧，我娘找我還能有什麼大事？八成又是要介紹哪家千金與我結識，唉，我娘真是多此一舉，我現在不正忙著要把我未來的娘子給追到手嗎？」他輕笑著，黝亮的桃花眼笑得微眯。

掠陽呆住，他千想萬想也想不到大少為了那妖孽執意出門……不過，那妖孽總算要回黑霧林了，這算是一大好事，可是就怕往後大少外出的時間會更長，身為大少貼侍的他到底要怎樣才能讓大少懸崖勒馬？

「為什麼大少不乾脆邀他到咱們酒樓住上一陣子？」想了下，忠心不二的掠陽獻上計謀。

樊入義橫眼看他，那雙桃花眼底滿是不屑和輕嘆。「你以為我沒邀請過他嗎？」伏旭不肯，他又能有什麼辦法？

「大少為何不跟他說是老爺邀請的？」

「我爹？」

「可不是嗎？老爺既然和他的師兄朔夜私交甚篤，這一年來雙方也經常往文府走動，可以說要邀文家人與他一聚，飯後再順勢邀請他住下，這樣大少才能近水樓台先得月，不是嗎？」掠陽分析得頭頭是道，然那說話的嘴臉就是帶了點正謀畫什麼的奸詐感。

樊入義輕呀了聲，忍不住拍拍他的臉。「我說掠陽，你這腦袋什麼時候變得這麼精明了？」他居然沒想到可以用爹當藉口。

「小的本來就該幫大少分憂解勞。」掠陽皮笑肉不笑地道。

「……可你不是歧視煉丹師？」

雖說城裡的百姓對煉丹師的印象稍有改觀，但這也不代表所有百姓都能夠接受。甚至有些人是非常偏執的厭惡，而他懷疑掠陽就是偏執的那一派，要不然怎會每回他要去找伏旭時都一臉痛苦的模樣？

「哪有？」天地良心，他對什麼咒術師還是煉丹師的一點也不歧視，他在意的是主子身為樊家獨子，要是不幸踏上不歸路，那樊家可就要絕後了。

樊入義揚起濃眉，好看的唇勾彎著。「那好，我現在就去邀請他，乾脆把他直接接進酒樓裡。」

他一走出門，掠陽隨即快步跟上。

主子以為他是一心為他好，所以替他出主意？

別傻了！什麼近水樓台先得月，他純粹只是想製造機會，讓他家眼睛怪怪的大少看清楚伏旭到底是男還是女，然後再確定到底是不是伏旭那傢伙給大少吃了什麼怪東西。

「這樣也好，就讓我來證明伏旭是個姑娘家，這麼一來，你也可以心服口服了吧。」樊入義走得極快，頭也不回地道。

掠陽一愣，瞠目結舌。

怎麼？難不成他剛剛不小心把心裡想的話給說出口了？

樊入義回頭瞥他一眼。「我要是連你這麼一點心思都看不透，我還怎麼當你主子？」沒好氣地啐了聲，急步走開。

掠陽張著嘴直睇著樊入義在門口坐上馬車的身影，不禁扼腕。

瞧，他家主子心思細膩得緊，要猜人心思壓根不難，可為什麼那雙漂亮的眼卻看不透事實真相？

當樊入義坐著馬車來到文府時，適巧文世濤正送伏旭到門口，見狀，等不及馬車停妥，他已經先行跳下。

「伏旭。」

伏旭沒有回頭，光是聽見馬車聲，他就知道樊入義這個打死不退的傢伙又來了。

不想理他，和文世濤道別之後他便往前走去，然而才走了兩步，樊入義已經擋在他的面前，朝他揚開大大的笑。

忍不住的，他嘆了口氣，這人真是萬分棘手。

不知道已經跟他說過多少次自己是個男人，偏偏他能夠很自然地認為這並不重要，「我知道妳有難言之隱，那都沒關係，無礙我對妳的愛。」

真的是讓人很無言的對話。這人的心思很單純，儘管從商卻依舊保有赤子之心，還有一廂情願的愚蠢，不僅說起話來毫不遮掩心緒，還開門見山地示愛，讓他非常困擾。

「請讓讓。」伏旭淡聲道，連虛應的笑容都不給。

「伏旭，我爹想請妳到酒樓一聚，不知道妳肯不肯賞臉？」樊入義像是壓根沒感覺到被忽視的難堪，逕自說著。

難堪？想要得到愛，誰還在乎面子不面子。

只要能夠守得雲開見月明，這麼一丁點的考驗，他一點都不在意。

「你爹？」伏旭猛地抬眼，疑惑滿滿。

樊入義直睇著他。伏旭有張令他屏息注視的美顏，不是妖豔更不是絕色，是一種剛好可以觸動他心的容顏。濃眉稍嫌粗筆，狹長美眸帶著魔魅，鼻形俊挺、唇形略薄，是偏了男相，卻又帶著誘人的陰柔。

從古至今，女生男相不是沒有過，在他眼裡，伏旭擁有女子的陰柔妖美和男人特有的英氣俊魅，這種相貌怕是放眼出雲王朝就這麼一個。

儘管伏旭總是刻意穿著男子的玄色錦袍，長髮像是隱士般的隨意紮在腦後，言行亦總是淡漠偏冷，像是刻意與人保持距離，但他見過伏旭開懷大笑的模樣，不妖不媚，那是讓他至今難忘、千金難買的笑容。

因為那一笑，他明白伏旭並非是生性淡漠，而是基於身分，強迫自己無情罷了，真實的他肯定熱情又爽朗，而他發誓，一定要讓伏旭重拾那份熱情。

「樊入義，現在是怎麼著？眼睛不好，就連耳朵也聽不見了？」

耳邊傳來伏旭似笑非笑的戲謔，樊入義才急急回過神，深呼吸了一口，笑眯了無人能敵的桃花眼，

「對不起，妳讓我看得入神了，一時沒留心妳剛剛說了什麼？」

「……」伏旭無言地看著他。

幾步之外的文世濤不斷地摩挲著雙臂，不是因為冷，而是因為對話太肉麻，讓他雞皮疙瘩爬了滿身。至於負責駕馬車的掠陽，本來被伏旭的話激得牙癢癢的，下一刻則被主子噁爛的言語給嚇得腦袋一片空白。

實在是太噁心了，主子……掠陽忍不住在心裡吶喊著。

然而，樊入義渾然未覺，努力地在心儀的人面前表現出他最溫文儒雅的一面，刻意壓低了聲音，微眯著眼放電。「嗯，伏旭？」

沒有一個姑娘能從這一招底下逃脫，聽過他如此磁性的聲嗓，瞧見他如此性感眼神的絕對腿軟尖叫的，會無動於衷的要不是眼睛不好就是不愛男人，而伏旭始終對這一招無感，這就代表著……他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伏旭看著他半晌，幾不可聞地嘆了口氣，淡聲道：「你說你爹邀請我到酒樓一聚？」

「是的。」他臉不紅氣不喘地道。

他打算待會以最快的速度回酒樓，好跟爹串通，免得露餡，不過丟臉事小，若伏旭轉身走人那就麻煩了。

「你爹為什麼突然邀我過府作客？」他又問，垂下長睫不看他，像是在等待他的答案好證實他的猜想。

樊入義信手拈來一套說法。「這也沒什麼，我爹好客，妳和妳師兄朔夜都是我爹的朋友，就想請你們一起到酒樓聚聚、把酒言歡一番，邀請的不只是妳，還包括朔夜和文家的所有人。」

先把她拐到酒樓想個法子把她灌醉，隔天再找說詞讓她在酒樓住上一陣子。

就快要過年了，在城裡過年總好過獨自一人在黑霧林要好。

聞言，伏旭不禁揚眉打量他。

樊入義長得唇紅齒白，奶油桃花樣，身形頎長，穿著象牙白的精繡交領錦袍，看起來倒有幾分書生氣息，只要他不刻意笑得那般淫蕩……確實是相當賞心悅目的桃花大少，相信不少天水城的姑娘為他傾心。

而他不信樊入義的說法。理由很簡單，因為他跟他爹有私下協議，要盡其所能地避開他，所以他前往悅來酒樓時通常都是挑樊入義剛好出城辦事。

可見他根本是無所不用其極地想將自己留下，為什麼？

這一年多來，他給他碰的釘子還不夠？

看來是力道不夠，他必須更殘忍才成。

正要開口時，卻聽樊入義已經轉向文世濤敲時間。「世濤，也請嫂夫人準備一下，大夥一道來比較熱鬧。」

文世濤揚笑看著他，沒轍地道：「你們先過去，我去問問懿叔要不要去。」

「要，朔夜一定要來。」他忙道。

文世濤口中說的懿叔，指的就是朔夜，那是文予懿身為咒術師的名字，就如伏旭這個名字也是他身為煉丹師的名字，並非原本姓名。

全都交代完畢之後，樊入義飛快地回到伏旭的身邊。「好了，我們先過去吧，他們文家那麼多人，恐怕還得等上一陣子。」

伏旭直瞅著他，對他臉上張揚的笑很沒轍。「我有說要去？」儘管沒轍，卻也不想讓他稱心如意。伏旭笑得壞心眼，帶點無害的邪氣。

「大夥一起來嘛，人多也熱鬧些。」伏旭那麼一點程度的壞心眼，看在樊入義的眼裡異常的對味。況且伏旭或許會因為在場的熟人多、氣氛熱鬧就開懷大笑？他實在想再見到他的笑容。

「你叫我去，我就得去？」像是挑戰他的耐性極限，伏旭偏不給他正面回答。

「來嘛。」樊入義壓根不氣餒，甚至還很享受。

伏旭見狀，不禁無力地閉了閉眼。

一年多斷斷續續交手下來，他知道樊入義是個沒少爺架子，也是很有商業腦袋的男人，想要甩開這種姿態柔軟、手腕一流的男人絕不是件容易的事，也許……他應該找樊入義他爹談談才對。

想了下，把掛在肩上的包袱往上一丟，「接著。」伏旭走向馬車。

他沒有回頭，但可以想見樊入義身手俐落地將包袱接住，然後快步走到他的身旁，儼然像是隻訓練有素的忠犬。

負責駕馬車的掠陽看著這一幕，無法容忍伏旭把自家主子當成狗一樣看待，懷抱著一定要戳穿他性別的心思，駕著馬車直往悅來酒樓而去。